

■军旅生涯■

荣登北京军区光荣榜

■朝花夕拾■

第一次掏龙虾

1979年初,北京军区《战友报》用两个整版的篇幅,刊登光荣榜,表彰全区先进单位和个人。我因在军区军事、政治、文化考核中成绩优异而榜上有名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军队全面改革整顿,明确提出要把部队的“教育训练放在首要位置”。为检验部队贯彻落实军委会议精神的成果,1978年冬,北京军区决定考核8个全训师(非全训师部队还要担负生产施工等任务),每个师抽考一个步兵团,炮兵团必考,团首长和机关必考。因此,作为炮兵团政治机关的一员,我

从11月份就投入到紧张的备考训练之中。

考核内容分为军事、政治、文化三大项。本着“哪项弱、练哪项;缺什么、补什么”的原则,我首先恶补文化。虽然这次只是考试初中数学,但我读书那些年正赶上特殊时期,只落个“高中生的牌子,小学生的底子”,考试大纲中的内容我多半看不懂。因此,我采用了最原始的学习方法——背定义、记公式、做习题,“重点进攻,各个击破”。别人休息了,我看书;团里演电影,我留在宿舍写作业。一次,有一道方程题不会解,问遍团

里没人会。打听到一个战友的叔叔是驻地某中学的数学教师,我就利用休息时间,带上一包好烟,蹬起自行车上门求教。就这样,我的数学成绩稳步提高,在军区考核中获得了满分。

军事考核中我最怵头的是手枪打靶。因为射击目标是50米隐身半身靶,比过去训练增加了不少难度。与过去的25米胸环靶相比,距离增加了一倍,要求瞄准精度更严;固定靶变成时隐时现的隐身靶,要求时机把握更准;单兵射击变成集体实射,要求心理素质更高。而我以前很少摸枪,射击

成绩也维持在及格水平。笨鸟先飞。集体训练时,我专门挑选有阳光的地方,练习排除虚光,提高射击精度;平时手枪集中保管,我就练臂力,将炉圈用绳子拴起来,吊在胳膊上,直练到手臂不再颤抖为止。我还到操练声嘈杂的连队训练场去练习排除干扰、增强定力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在年底军区组织的射击考核中,我以5发5中的优异成绩,为部队争了光。

三项考核,两项满分。我受到了北京军区的通报表扬,部队为我荣记了三等功。

艾立起/文

上世纪50年代,我7岁那年的夏天,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到一条沟渠旁玩耍。沟渠里的水虽然只漫过沟底,但我们个子矮,都不敢下去。只有大宝胆大,他一下子就溜下了沟底。沟里虾真多,水草一掀就能抓出一两个青壳大虾。近水的两边沟沿上,一摊摊细腻稀软的小泥堆紧挨着。大宝说,这是“虾屎”,下面有龙虾。果然,他扒开软泥,探手进去,一下子就掏出一只暗红色的大龙虾,正挥舞两只大螯钳,似乎不甘就此被擒。

看着有趣,我们都滑到了沟底。学着大宝的样子,扒开稀泥,伸手去捉虾。“啊哟!”随着一声尖叫,手被龙虾夹了。抽出来一看,手指上还在冒血呢。吃一堑,长一智。再探手捉虾时要摸索着前进,避实就虚,“迂回”到龙虾背后,然后将其生擒。

初尝逮虾之乐我们都舍不得离去,陆续又从洞里掏了许多,把身上的汗衫、小褂当成了装虾容器。

我回家后,把布褂里挤作一团的龙虾捧到父母面前炫耀,母亲的脸色都气歪了,父亲不由分说,伸手夺过小褂,“哗”的一下把龙虾倒在地上,一脚一个踩得稀巴烂,我还因此吃了一顿皮肉之苦……

那时,做件衣服在农村家庭中不容易,而龙虾却几乎不被人问津。

陈光新/文

哭过笑过的新兵连

1993年10月,村里的大喇叭里播出了有志青年到部队参军的消息。听到消息后,我立即到乡武装部报了名,随后一关一关地通过审核,顺利入伍。

我们的新兵连,在冬季滴水成冰的山东莱阳。起床号响起,要马上去出早操。莱阳的冬天极其寒冷,山风吹在身上,如刀割一般,跑步一圈儿之后,身体才暖和一些,可过一会儿就又冷冰冰的。牙缸接好水后,刚刚挤好牙膏,再来拿牙缸,就发现牙缸已经结冰,冻在水池边上了。

饭前一支歌,是部队的保

留节目。新兵连的班长让我们这些“新兵蛋子”拉歌,哪个连队唱得响亮,哪个连队先进饭堂吃饭。因此,我们这些毛头小伙个个声音洪亮,要把对方的气势压下去才罢休。

新兵吃起饭来,那叫一个快,简直跟打仗一样。第一碗吃完,马上加第二碗,如果你再磨蹭,再盛就剩汤了。有时,看到盛面条的大铝锅里飘着猪油渣子,需要有技术才能用长筷子捞起来。吃到一小块,简直唇齿留香。

叠被子是新兵连的必修课,被子要叠得像豆腐块。班长教我们先把被子对折后,

用手攥成直线。为了固定成型,还要用毛巾蘸水把被子打湿了,才能叠得有棱有角。我一直笨手笨脚的,因此看似简单的叠被子,对我来说就像个大工程,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也常常因为被角捏不成型,被队长点名批评。直到后来读了军校,叠被子对我来说依然是件难事。

在新兵连时,每天的三大步伐训练是必修课。训练有些枯燥,稍不注意就走顺拐了。这也成为大家相互取笑的谈资。最艰苦的莫过于战术训练了,不知道身上磨破了多少处,也不知道作训服磨出了多

少个窟窿。不过,我们始终劲头十足,有一种要立即上战场的虎虎生气。

训练间隙,听着广播里播放着《小芳》《涛声依旧》等歌曲,我都能沉浸其中。每当战友们收到女友的来信,都要与大家分享一下快乐的心情。

在新兵连,苦过,累过,哭过,笑过。如今想来,却是那么温馨、有趣。每每想起当新兵时发生的件件趣事,还会忍俊不禁。岁月就像是一个漏斗,剔除了苦涩和艰难,在心中只留下温暖而美好的回忆……

王南海/文

■图说往事■

荣获奖励 提前晋衔

1958年12月入伍后,我被分配到原北京军区某部一连任雷达操纵手。1959年春节后,老兵退伍走了,我就开始单独执行战备训练任务了。任雷达操纵手的两年时间内,我有幸参加了两次惊心动魄的空战,都受到部队的表彰,给予我提前晋衔的奖励,由列兵提前晋升为上等兵。图为我晋升为上等兵后的纪念照片。

王日新/文并供图



■婚恋故事■

盼回信心急如焚

1965年正月初八,小我两岁的文友王兴州结婚,受邀参加婚礼的有他三姨父,再一个就是我。当然,我知道他邀请我的目的。其实在这之前,王兴州曾几次向我介绍过他的妻姐,未婚,他有心介绍给我。说实在的,我倒是很高兴,可又一想,我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而他的妻姐是公办教师,怎么可能下嫁一个农民呢?这次他又邀我,说他妻姐一人来送亲,让我去会面,万一老天开眼恩赐良缘呢。听他这么一说,我不免怦然心动,随即来到他家,与他妻姐见了面。我俩相互交谈,有了初步的了解,分别时我还要了她的通信地址。

第二天,我给她写了封信,含蓄地提出了求爱的意愿。当时,我所在的辽宁省建昌县距她工作的喀左县有五六十里,一封信怎么也得六七天才能送达。邮走信后,我的心里忐忑不安,怕被女方拒绝不回信,或者回信只写上几个字:“莫谈婚事。”就这样,我在煎熬中度

过了十多天。有一天,投递员为我送来一封信,一看信封落款,知道是她回复的,我忙拆开一看,密密麻麻的竟写了两页信纸。我从字里行间读出了她没有厌烦,反而也有点儿爱慕之意。

读罢来信,我当即就写了回信。几封书信往来后,她在信中提到,“五一”学校放假,一定到我家拜访。得到这个消息,我高兴万分。

终于盼来了“五一”,她来到我家,与我订下婚约,并决定7月1日领证结婚。后来,我们如期领了结婚证,然后举行了婚礼。

李海瑞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